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康德

初升

当太阳在地平线落幕时，旅者终于来到了合金城墙前，厚重，破损的防护服下，是一张疲倦但轻松的脸，他咧开嘴，笨拙地从背包里取出一张ID卡，插入墙壁上的卡槽。

“欢迎回来，约瑟夫先生。”冰冷的机械女声响起，如同一体铸成的墙壁裂开，张开了森严的牙齿，约瑟夫·福杰向前走去，被钢铁巨口吞噬，当他消失在视线末端时，他身后鲜红的血肉爬向已经闭合的城墙，缓缓啃食着合金，进行着生物最基础的本能。

约瑟夫脱下防护服，来到城墙中的研究所，一块芯片从手腕的表环中取出，被约瑟夫插入激光读取器中，此次对旧文明城市遗迹探索的报告已经上传，这份报告会直接送至科技部的领导者，“教授”的书桌上，而后续的工作便可交给旧文明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了。

这次的收获颇丰，费城的遗迹中仍保留着旧文明对于思维离域的治疗方法，灾变的起源也有了新的进展。同时，约瑟夫在击杀共轭者后，取下了较为完整的脑部，作为活体标本带回了新纽约城。

这些，对于其他人来说，兴许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但约瑟夫没有任何愉悦的感觉，他的释然只是来自于回到了纽约城，结束了在高温高辐射环境下的科考工作。

但那一幕如今依旧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一名思维离域者在濒死之际竟然压制住了本能，克制着自己不去吃了她的女儿。约瑟夫可以理解亲情的伟大，但是无法接受离域者保持清醒的事实。

思维离域在第一次灾变后，便与心理共轭，理智偏差一道被誉为“死神的镰刀”，其如同宣判的死刑一般，只等待着被判决者成为只会吞噬的血肉怪物，新纽约城在“教授”的努力下，搭建起了可以抑制离域的屏障，笼罩在城市上空，被市民们称为“天穹”，“天穹”可以通过电磁振荡，与外界的辐射产生相位差，抵消外界的影响，同时可以与人最基本的脑电波形成共振，加强思维契合度，避免了离域者的出现，作为“天穹”最大的功臣，“教授”得以与“市长”，“主教”分割了纽约的统治权。

约瑟夫仅仅见过一次“教授”，在他入职科技部旧文明研究室时，“教授”的形象是一名满头灰发，带着眼镜的老者，因为身体状况以电子虚拟投影出现，对于科技部新鲜血液的涌入表示了欢迎。约瑟夫作为一名外探者，工作多是与废墟，遗迹有关，难得的回城是他少有的休憩，进度条读到了百分之百，“文档上传完成，辛苦了，约瑟夫先生。”机械合成声响起，约瑟夫穿上了象征研究员身份的衣物，离开了研究所。

在纽约城，居民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极少数政府要员，把握着纽约市的命脉，其中以“市长”，“教授”，“主教”三人权力已然达到了巅峰，其余人选择性依附着他们，享受着无与伦比的特权。第二类是政府人员，拥有部分非法权益，如税收减免，无息贷款，以及正常的周末休息，而约瑟夫便是其中一员。第三类是纽约绝大部分普通市民，他们是城市机器运转所需要的零件，不可或缺但是也价值极低，但是底层民众却很少出现反抗，如同温顺的绵羊一般逆来顺受，政府也未曾过度压榨居民的剩余价值，相比于其他城邦留存的奴隶制，纽约已经勉强算是民主了。

而外面停放着的一辆私人汽车，是约瑟夫所有的，外表与旧文明所谓的奔驰相似，只不过性能碾压过去，而能源的供应已经完全由微核反应堆提供，纽约城之所以在诸多独立城邦中有着较高地位，是因为其具有着极高的科技水平与经济实力，微核反应堆，正是科技部的得意之作。约瑟夫上车启动了自动驾驶，目光落在车窗外，向着纽约城前进。

真正意义上的纽约市位于“天穹”中心，而在“天穹”边缘，纽约市郊区是被称为“天穹暗区”的灰色地带，这里的居民最开始大多是思维离域患者，但在“天穹”下不至于成为怪物，他们无法适应城区的生活，便在郊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区域，名义上归属于“市长”管辖，事实上“市长”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自治权，其与城区的联系性约等于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城区的违法市民与外来的拾荒者也加入了“天穹暗区”，枪械，武器，活体变异器官出现在郊区黑市上，情报售卖者，军火商，杀手，雇佣兵，流浪者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天穹暗区”逐渐成为纽约城秩序最为混乱的地区，与过去的红灯区性质相似，埋没着人性最黑暗的一面。约瑟夫看着窗外，暗红色的灯光弥漫在这片区域，压抑的“天穹”更加低沉，偶然间闪过的人影也是充满颓丧之感，那无神的瞳孔中倒影出的是一时无意的约瑟夫。

腕部的表环震动，打断了约瑟夫的沉思。他抬起手腕，一道荧幕出现，左上方弹出窗口，一个信封从虚拟屏幕上滑落，以实物的形态落在了约瑟夫手上，荧幕消失，约瑟夫咬了咬牙，用犬齿打开了填埋在一旁臼齿的屏蔽器，一米以内的任何物品都被笼罩在了混乱的电磁波中，包括纽约城的表环，约瑟夫强忍着电磁辐射所带来的头痛，打开了信封，取出信纸，纸上是赛里沃·斯洛文尼亚的字迹，不过只是一串无意义的字母。

旧文明的凯撒大帝开创的加密算法，是将字母向后偏移三位的变换，在旧文明时代曾一度于战争中充当了锁链的角色，而约瑟夫仅仅将其用于私人信件的破译。在字母重排后，呈现出的是一段古英文，“很高兴看到你回来，在你读到这份信后，我们在旧城酒吧喝一杯吧。医生，赛里沃。”约瑟夫沉默片刻，再度咬了咬牙，闭合了屏蔽器。“下车。”在车辆收到指令，降落在道路一侧后，约瑟夫按下衣物一侧的按钮，白色风衣折叠，同时被染上了夜色，一件黑色夹克披在约瑟夫肩上，这是科技部的“拟态”科研成果，约瑟夫取出衣领上的墨镜，去往了恰好在不远处，有些破旧的旧城酒吧。

科研资料(储存于科技部资料库，部分储存于华盛顿大学)

保密程度：可部分公开

名称：思维离域

定义：在“灾变”后，由于地球磁场的紊乱所导致的严重精神性生理疾病。

表现(根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分析得出)：

思维离域轻度患者的脑电波在地磁场的干涉相消下，兴奋的传递效率降低，对于机体的控制能力下降。部分神经末端细胞的细胞核出现异变，脱离当前组织，细胞分化逆向进行，趋于独立，患者生理功能出现紊乱。

思维离域重度患者的细胞核基因发生突变，分化完全逆行，成为无意识的血肉怪物。DNA复制与细胞分裂加速，个体体积膨胀。细胞线粒体中的TCA循环断裂，能量利用方式转为更加直接的氧化还原，燃烧，能量多以热能散失，其利用率降低，但总体产能提高。束缚态磷酸化合物的含量下降，ATP循环加速，个体大量产热且需要不断进食。

临床报告(一级机密，储存于华盛顿大学医药学院)：

重症患者的临床症状类似于癌症，解剖后，发现机体内部器官膨胀，特化现象减弱，有较为严重的细胞集团堆积现象。患者上皮组织消亡，肌肉组织异常发达，组织流动性增强，个体体温接近389开尔文，接触时有烧伤风险。

最新研究表明，患者体表结缔组织细胞分泌物可腐蚀锰铬合金，研究方向可以转向活体生化武器的研制。(注：该实验项目有极大风险，已有73名相关研究人员死亡。)

个人档案(储存在科技部资料库中)

保密程度：可部分公开

姓名：赛里沃·斯洛文尼亚

性别：男

来源地：华盛顿大学

文化程度：研究生

宗教信仰：无

生理状况：疑似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多种人格，为理智偏差者。身体机能正常。

个人履历：任职于科技部医药室，黎明研究所会员。(权限不足，无法查看)

“比我预想的迟了啊。”赛里沃站在屏幕前，看着所呈现出被解剖了的共轭者大脑，笑了笑，“不过，东西我倒是挺喜欢。”他摇了摇头，“我怎么会喜欢这种肮脏的事物呢？”他看了一眼手表，“我没注意到时间吗？这会儿，去旧城酒吧。”

赛里沃离开了医药室底层的生化实验室，来到城区边缘，对着看守者说：“我要去旧城酒吧，私人原因，谢谢。”

看守者视线从重复的信息上挪开，瞟了一眼，继续盯着电子屏幕，随口问到：“有科技部的许可吗？”

赛里沃取出ID卡，丢给名为凯奇的看守者，“此事无需批准。”

ID卡打落了看守者的屏幕，看守者瞬间暴怒，但气焰很快降下，“原来是科技部的大人，先前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就给您开门。”看守者打开虫洞，黑色的漩涡仿佛吞噬着光线，赛里沃没有跟他废话，走进虫洞，身形消失不见。

而一旁的看守者惊魂未定，松开了衣角，“吓死我了，差点招惹了科技部的人。”

他长吸一口气，“幸亏没事，不然命就没了。”不过一分钟后，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屏幕，痴迷地浏览着，仿佛无事发生。

一阵空间的扭曲感过后，赛里沃带着渗血的手腕，出现在了旧城酒吧门口，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坐在角落的桌子旁，等待着约瑟夫的到来。

“好久不见，福杰。”

“好久不见。伙计，来两杯生命之水。”

“好的，先生。”

片刻，两杯工业酒精被送到桌上。

“嗯？你的手腕怎么了？”

赛里沃摇了摇头，端起酒杯，示意约瑟夫，而后便将酒精倒在约瑟夫的表环上。细微的电流声传来，闪烁红光的表环缓缓熄灭。“好了，现在没什么问题了。”赛里沃微笑着。

他晃了晃有着缝合痕迹的手，无所谓地说到：“我的这只手是我自己截断的，在我取下表环后，再将癌细胞移植在接口处，勉强算是愈合了，只不过神经纤维部分断开，触觉消失了。”

“表环可以监控，影响你的脑电波。同时与天穹的频率接近，你带回来的大脑解剖标本，与表环的构造接近。”

“所以说，天穹可以看作共轭中枢，那么表环的所有者……”

“是被控制着的心理共轭者。现在表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可以篡改所有者的记忆的程度了。表环的强制佩戴可能是‘市长’的手笔，作为与‘教授’争夺权力的筹码。”

“这些东西应该是科技部的势力范围，市长的直属部不是只有资源部和经济部吗？”

“那只是新纽约城刚刚建立时的事情了，华盛顿大学，我的母校，实际上就是灾变后在‘市长’的推动下重建于纽约城的。”

“你进行外探工作的这段时间，城市居民莫名地对于环流公司领域范围内的资源分配不均产生不满情绪，并且不断发酵，每天都有新的问题被曝出，媒体的舆论也是反常的导向民众，而“市长”直属的资源部倒是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现在，民众已经组织了游行示威，背后毫无疑问是‘市长’的推波助澜。这是我们的机遇，脱离纽约城的机会。”赛里沃停顿了一下，拿起一旁的酒杯，喝下了剩余的酒精。

“你是知道的，对于政府隶属部门的示威不可能发生在中央集权的纽约，因为政府压根不会批准游行，而且暴力手段清除反抗民众这种事也常常发生。前一日，人还好好活着，第二日，已经不可能被人发现了，尸体早已被焚烧，填埋在垃圾处理场，个人信息被完全清除，仿佛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与这个人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受到监视，只要流露出较大幅度的情绪波动，照样格杀勿论。你还记得记者约翰·斯特劳斯吧，他就是被“删除”的。”

……

“我进入科技部时，伪装的多人格似乎被发现了，只能借以理智偏差患者的身份去逃避监视。说实话，装出多种人格还挺费神的，在我成为生化实验室主任后，我有了设备，资源。借以精神分裂的理由，很容易截断了手腕，取下了一直监视着我的表环。”

“你原本可以去接合机械义肢的，癌细胞的恶性分裂能控制吗？”

“一周内一管癌细胞靶向穿孔素配合三次flas凋亡因子注射剂勉强能够控制，只不过药效在逐渐衰退，在往后的话，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次渗透有进展吗？”

“共轭者脑部的解析已经完成，现在我手腕上所带的表环是小型的共轭中枢，黎明研究所的产品，五十米范围之内信息表环的佩戴者都会受到影响，某一特定的想法会得到强化，应该可以控制一部分雇佣兵足够护送我们离开纽约城了。对了，基地的建设快完成了吗？这次你回来的有些迟啊。“

“还行，循环系统勉强可以供给一千人正常生活。而基地旁的费城依旧由大量的思维离域重症候群控制，我救下了一位幸存者，留下了去往基地的微虫洞传输装置，最后只能靠步行回纽约城。我带来的思维离域者应该在啃食城墙，为我们的离开能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终将在基地建立新的文明。”

“我很期待我们全新的未来。”

“那让我们等待纽约城最终的动乱吧。”

约瑟夫和赛里沃离开了旧城酒吧，分别在道路尽头。

制约，环流公司的产生。(储存在“教授”的个人档案馆)

作者：约翰·斯特劳斯(已死亡)

发布时间：新历114年5月14日23：17：34

删除时间：新历114年5月14日23：17：35

发布地点：新纽约时报

作为纽约真正的统治阶级，“市长”，“教授”和“主教”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权力的分配不均，个人野心的膨胀，欲望的放大，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源流动作为纽约市正常运转的命脉，资源部在政府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市长”的权利也出现了膨胀，一些独立行政部门被并入了资源部或经济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纽约，为了遏制“市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教授”在纽约市文明广场建立了环流公司，旨在提供定额补给外的优质资源，提高纽约市民的生活质量，实际目的为实行市场经济，避免经济独裁的出现。

“市长”曾就“教授”极力推动环流公司成立一事提出异议，“天穹暗区”提出了附议，但由于“主教”在议会上的沉默，此事得以通过实施。而“市长”在会议结束后削减了科技部，律法部的经济与资源预算，增加了资源部的预算，暂缓了环流公司的建设，理由正是“教授”所提出的改善民生。

(此部分内容已被损坏，无法查阅。)

客观来说，环流公司的成立对于与旧文明苏联政体同质的集权统治起到了延缓作用，“市长”的权利得到制约，权利的平衡得以维系。但对于纽约市民阶级，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了不满，小范围的动荡第一次出现在成立89年的纽约城，政府明面上做出无意义的回应，实际上此举拖延了一定的时间，政府暗地里借机以血腥手段清除了一部分狂热分子，此次动乱得到了镇压。

(此部分内容已被损坏，无法查阅。)

资源分配权作为多方势力共同争夺的目标，环流公司的建立无疑成为了“教授”手中抗衡“市长”的一枚关键棋子。未来纽约市统治权利的争夺，想必会更加精彩。

落幕

黑夜消融于天穹，“早上好，纽约，这里是城市电台，为您带来今日的劲爆新闻……”电台在不合时宜地喧哗着，打破了乔治·华盛顿的美梦，乔治随手抄起床头的时钟，砸向窗边的收音机，“今天环流大厦附近发生暴动，市民们自发组织游行示威，对其试图造成垄断一事进行抵制，环流公司代理人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对于垄断问题做出回…”电台声音戛然而止，只留下具有年代感的收音机的残骸安静地躺在地上。

“去他妈的环流，老子的好生意就是被这霍霍完的……”，乔治扯过被子，打算继续自己的未曾完结梦境时，手腕上的表环猛然间响起，乔治按下投影上的接听键，“喂，有事？”

“华盛顿，有工作了，今天晚上在旧城酒吧。”

“好，知道了，这次的报酬是什么？”

“不用担心，会让你满意的。”

乔治有些恼怒，所谓的报酬就没有一次让自己满意过，一直以来是资源部所提供的标准补给，很少才会有环流公司的产品，而且数量也只是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他无法拒绝，因为这是他工作的特殊性，只得接受不合预期的待遇。

“说完了？赶紧滚吧，老子要睡觉了。”

“那么，再见了。”

电话挂断，乔治躺在床上，拿过地上的金属瓶，从枕芯中取出一颗安眠药，就着金属瓶中的营养液喝下，昏昏沉沉地再度睡去。

黄昏时分，乔治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穿好了风衣，戴上了黑色的兜帽，用口罩和墨镜遮住了满脸胡茬的脸庞，他从桌底翻出一罐啤酒，正准备打开拉环，突然间有些犹豫，这已经是最后一罐了，在这个新兴的时代，旧文明的事物少数成为了研究室的样品，而绝大多数仍然淹没在废墟尘埃中，拾荒者将它们带来城市，作为自己生存的保障，在黑市上流通着，而绝大部分普通人只能选择市政府资源部所提供处于标准体系的产品。这批啤酒还是自己在“暗区”的黑市上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

乔治的工作，在他看来是一种交易，一份明码标价的事物，只不过需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担保，用他人的性命去完成支付。旧文明的茨威格说过：“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以命运作为赌注的游戏，乔治勉强算是赢家。

他关上了狭窄的铁门，从门后取走了一把老旧的雨伞，离开了那不足以容纳正常人高质量生活的空间，屋外，夕阳落下，天穹是一片血红。

他推开那猩红色的木门，走进了冷清的旧城酒吧，随手脱下了遮挡，里面除去柜台前的的调酒师和一名身着红色燕尾服的侍者，再无一人。

“来了。”调酒师正擦拭着手中的酒杯。

“嗯。”乔治点了点头。

旧城酒吧莫名地寂静。

“要来些什么吗？”

“今天晚上天气还好，应该不会有太多变数，给我拿之前用过的9毫米的电磁子弹，精度随意，反正只是杀人，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好。”调酒师去到了后台，十几分钟之后，调酒师回来了，两个金属材质的手提箱被递到乔治面前，调酒师指着其中之一：“这里面是配有消音器的格洛克23，说是手枪，实际上性能已经可以当作狙击枪用了，其具有战术导轨槽，电子瞄准镜，而弹夹容量从21提高到了25。”

“另一个是行动报酬吗？”

“不是，东西是“侍者”让准备的，这次行动你应该会用到。流形炮塔，运用科技部的纳米与仿生技术，炮身采用流线型设计，纳米磁性金属底座可以附着在任意物体表面，后坐力通过力矩调节，降低至科尔特巨蟒的水平。炮膛以锰铬合金打造，几乎不存在弹道偏移，热核榴弹爆炸相当于10吨TNT，爆炸瞬间产生的辐射可以使核心区域生物基因突变概率达到50%以上，其杀伤力得到大幅上涨，威力远超德国巨炮。”

“这种手段，是为了对抗政府？”

“我不清楚，你问他吧。”

这时，原本在一旁安静等待的侍者走了过来，开口道：“今晚，一是环流公司的委托，目标是今天早上运动的领导者，你需要找那人谈谈。二是资源部的雇佣，目标是摧毁环流公司。”

一阵沉默。

“为什么？”乔治问到。

“环流公司和资源部在争夺纽约的资源控制权，这次是最后的交锋，统治发生动摇，权利产生更替。战略规划已经发送到你的表环上了，再没什么重要的了。”

“那再给我拿，算了。”

“你还是带上吧。”不久后，乔治看着调酒师从金属柜中取出一柄长剑，递给了自己。乔治笑了笑，将雨伞当作过往的剑鞘，收起了利刃。

“还有人吗？”调酒师问到。

“就我。”

“那么再见了，你要是能回来的话，我请你喝酒。”

“我走了，帐按老规矩，记在资源部头上。”乔治重新戴上兜帽，打开了其中一个手提箱，里面的纳米材料缓缓蠕动，缠绕着伞骨，乔治撑起雨伞，离开了酒吧。

“不送。”调酒师看到那瘦削的背影挥了挥手，有些感慨。

乔治漫无边际地行走在城市中，周遭川流不息的车辆与行人，将他淹没在众人的迷茫中。他的时间并不紧张，差不多有十二个小时供他支配，他完全可以轻松地完成委托和雇佣，即使，这次委托有些滑稽。

雨开始落下，混杂着浑浊的空气，市政府楼顶的霓虹灯在不断闪烁，映照在“天穹”上，如同白昼。

午夜，是上层阶级纵情声色的时刻。新历前沉于海底，而今被挖掘出得以重见天日的古老烛台，其上烛光摇曳着，在刺眼的氦灯的对比下，显得格外柔弱。统治者们坐在钢铁铸成的高台上，品鉴着窖藏数百年的葡萄酒，欣赏着金钱的腐败，俯视着芸芸众生的碌碌无为。乔治对此并不反感，倒是有些羡慕，他深信着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四曾说过的话：“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是的，乔治，何必去费心劳神考虑明日呢？今日委托完成后，去红灯区快活吧，他安慰着麻木的自己，向第一个目标走去。

环流大厦矗立于纽约市政广场，是仅次于市政府大楼的高层建筑，乔治来到环流大厦后侧，取出手提箱中格洛克23，上膛，瞄准，射击，这是自己无数次练习与实践后形成的肌肉记忆，完美符合人体力学的枪械成为乔治手臂的延伸。

没有任何预兆，环流大厦顶部的监视器突然炸裂，而后整座大厦电力系统受到干扰，短暂陷入了瘫痪。乔治吹散了消音器口冒出的烟雾，笑了笑，“这枪还蛮好用的。”

骚乱与恐惧已经蔓延，而乔治收好了格洛克23，离开市政广场，去往郊区的一座废弃核电站，情报说明那是抗议组织的据点，他，需要找那儿的头目谈谈。

一小时后，乔治来到了曾经有过核泄漏事件的核电站，周围一片荒芜，填埋核废料的土壤再无孕育生命的可能。即使在媒体舞文弄墨的粉饰下，仍然无法掩盖存有罪恶的地方。他一脚踹开锈蚀的铁门，收起雨伞，走进了核反应堆室，出人意料，里面没有设防。

迷迭香肆意地绽放着，乔治有些失神，他已经许久没有见过除去鲜血和尘土的色彩了，他的生活中，似乎永远只有填充的血红与黑灰。

乔治寻找着，终于在最后的房间找到了目标。

“你是？”一名年轻的金发女子问道，她坐在桌后，品尝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乔治沉默了许久，用沙哑的声音回答到：“乔治，环流公司的委托，我只给你三分钟的时间，有什么遗言，说吧。”乔治取出格洛克23，对准了那名女子。

“喝杯咖啡吧，黑市上旧文明产出的卡布其诺。”她只是微笑着看着乔治

这种异样的眼光让乔治有些不适，“还有两分钟。”乔治冷漠地说道。

“不会耽误你时间的，你要不尝一尝咖啡吧。”一杯热咖啡被递到他的面前，乔治犹豫了一下，端起那杯咖啡，一饮而尽。滚烫的咖啡刺激着他的咽喉，剧痛让他先前由于药物而麻木的神经清醒了些许。

“味道不错。”

“那是当然，对了，你现在还接委托吗？”

乔治愣了愣，回答道：“还有68秒，不过，如果涉及委托，且价格合理的话，我可以给你更多时间。”

“嗯……你对纽约城有什么牵挂的事物吗，抑或是说你死前留念过去吗？”

“委托是什么？”

“看来，你没那个心情和我聊天呢，不过也没什么，我习惯了。”

“还有37秒，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这个委托针对于你，在这一切结束之际，包括你的生命，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吧。”

“好了，你可以去死了。”

“手枪借我一下，我自行了断的话，能死的稍微好看一些。”

乔治并没有迟疑，丢出了格洛克，那女子左手接到手枪后，对准了太阳穴，三声枪响过后，那女子向后倒在椅子上，脑浆缓缓从伤口流出，嘴角却带着一丝诡异如同释然的笑容，格洛克23落到地上，碰撞出金属独有的悲鸣。

乔治理了理还算干净的衣服，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他顺手拿走了桌角的剩余的几包咖啡，“有些冷啊。”他念叨着，撑起伞，离开了冰冷的核电站，前往环流大厦，先前引起的骚乱，发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吧。

乔治在市政府大楼顶层架起了流型炮塔，将发射时间设置在10分钟之后。空气中充满着焦油的气味，乔治有些不耐烦，他来到环流大厦侧面，拔出雨伞中的钛合金长剑，如同划破纸张般轻易地破开了钢化玻璃的防御，环流安全部的人发现了乔治，纷纷拿出武器，子弹向乔治涌来，乔治一边用长剑劈开子弹，一边开枪射击，片刻过后，环流大厦一楼满地尸体，而乔治则继续前行，阻拦的人再次出现，这次乔治只是用长剑进行着最为基本的劈砍动作，断肢，头颅飞舞，鲜血染红了地板，也模糊了乔治的理智，不知何时，乔治满身鲜血地来到了顶层，背后是数百人的残骸与尸体。

“您好，我是比利·海灵顿，来自资源部。”乔治叩响了金属门。

“请进。”有些颤抖的声音从门内传来。

乔治走进宽阔的办公室，座椅缓缓转过，是一张苍白无力的面孔，他的嘴唇被咬到发紫，他开口了：“救救我吧，我愿给你更高的酬劳。”

“杀手也是有原则的，况且资源部的委托我已经接下了。”乔治看了一眼表环，“还有30秒，让死神送你去地狱吧，永别了。”

乔治一剑穿透他的胸口，鲜血从动脉喷涌而出，乔治拔出长剑，转身离去。

当乔治踏出环流大厦正门时，一声巨响，滚滚浓烟泛起，建成数十年，号称永不坍塌的高楼开始摇晃，大厦将倾。乔治回头一笑，“任务完成。”

乔治来到资源部，推开了资源储存室的大门，准备取走自己的报酬，而后去红灯区放纵自我。

“你来啦。”算不上熟悉但绝不陌生的声音传来，乔治望向四周，并没有任何人的踪迹。他取出格洛克，凭借直觉将枪口对准了左侧的货舱。

“我们又见面了呢，华盛顿先生。”一名金发女子从右侧的货舱后走了出来，对着乔治笑了笑，“是不是很惊讶？”

乔治握枪的手有些颤抖，是她，怎么可能是她，乔治惶恐不安，多年血腥的杀手经验告诉他，面前的人早已自杀身亡，核电站内还静静停放着她的尸体。他咽下唾液，说到：“我只是来取走我的东西，并没有与你产生冲突的意愿。”

“我在等你去完成摧毁律法部，刺杀“主教”的委托呢。”

“我有接过这个委托吗？”

“你难道忘记了吗？”金发女子晃了晃手腕上的表环。

乔治隐隐约约想起他好像确实看过这个任务，好像还是昨晚在旧城酒吧里接下的。记忆似乎有些模糊，好像有什么事情被他自动忽略了，他抬起手腕，表环上显示出的规划中的确有着如此的任务。他收起手枪，“那我走了。”

“再见了。”金发女子僵硬地挥了挥手，似乎有些不适应这具身体。

乔治离开了资源储存室，他来到市政府大楼的顶层，将炮塔移动到邻近的科技大厦，对准了不远处位于教堂中的律法部，等待着“主教”的出现。

时间在不断流逝着，乔治有些疲惫。

“主教”自教堂走出，殊不知上帝已经准备带他去往天堂。

“一切都结束了吧。”乔治松了口气，叩下了扳机，榴弹呼啸而过，而“主教”凝视着死亡，并未躲闪，只是张开胸膛拥抱了炽热。

乔治站在楼顶，望着骨架崩塌的教堂，有些迷茫，他望着从黑夜中复苏的城市，望着周遭嘈杂的人群，望着从地平线初升的那一轮红日。心脏正无力地跳动着，身体中的血液似乎有些冰冷，乔治莫名有了以死亡宣告任务终结的想法，乔治·华盛顿取出长剑，划过自己的脖颈，鲜血喷涌，生命在不断地消逝。

乔治·华盛顿向着朝阳，“早上好，纽约。”

“薇尔琳，你回来了啊。”年迈的男子朝着走进教堂的年轻女子微笑着。

“是的呢，‘主教’，今天早上是去参观科技部，我先去图书馆写报告了，再见。”名为薇尔琳·洛斯的女孩告别了“主教”，她来到图书馆，坐在书桌前，她的手边是一本残破的教义，隐约可以看到上面红色的印章，“异端”。

“薇尔琳，陪我出去看看星星吧。”

“好，我这就来了，‘主教’。”

薇尔琳与“主教”走出教堂，“主教”揉了揉她的头发，笑着说：“你先去那边吧。”

薇尔琳不情愿地走到一旁，坐在了教堂特有的长椅上，晃动着纤细的小腿，望着教堂顶部的琉璃壁画发着呆。

“时间到了，我的生命也早已走到了终点。”“主教”望着红色拖尾的榴弹，敞开了胸膛。

“不要！快躲开，‘主教’。”薇尔琳试图推开“主教”，但无形的力场阻挡了她的前进。

“无需为我悲伤，薇尔琳，我早已行将就木，如一枚立于棋盘上的棋子，无法回头。去找黎明研究所的人，离开纽约城吧。”

瞬间，尘土飞扬，平坦的地面起伏不定，薇尔琳被飓风推向远处，她依稀看见，半张仿生面具伴随着螺丝，弹簧，钢骨落在了地上。

薇尔琳意识到了“主教”所言的含义，拭去了不断流下的眼泪与悲伤，起身向黎明研究所跑去。

“‘市长’先生，乔治·华盛顿已经击杀了‘主教’，教堂被榴弹炸毁了。”

“很好。这具身体怎么样？”

“一般般啦，毕竟是自己原本的身体，那具克隆身体的状态可是一直处在巅峰，下一步我们要发动战争吗？”

“不用，你们只需要去镇压由‘教授’发起的暴乱，‘主教’不正是暴乱的受害者吗？对了，乔治··华盛顿死了吗？”

“那杯咖啡里的麻醉剂起到了作用，表环产生的心理暗示让他在科技部顶楼自刎了。”

“不错，这枚棋子发挥了他应有的价值，我也不用考虑对他后续的处理手段，毕竟，让一个人真正地消失，还是会花些时间的。好了，现在启动纽约市的第二次清洗，打开城门，让想逃走的人离开纽约城，我不需要隐藏价值的棋子。”

“遵命,‘市长’。”

“约瑟夫，‘市长’与‘教授’之间的战争开始了，环流大厦，教堂都被毁了。”

“我们的机会来了，赛里沃。带上黎明研究所的人，去西城墙，我在那边接应你们。”

“未来即在我眼前。”

“赛里沃，城门已经打开了。快走！”

——画家薇尔琳·洛斯的日记

午夜，这座城市仍然运行着，未曾有沉眠的迹象，都市的霓虹灯映衬在漆黑的幕布上，天幕上并无繁星，窗外只有高耸于大地上的高楼，顶部，闪烁着猩红的信号灯镶嵌在天穹，勉强饰演了星的角色。楼下，合金钢板铺陈的道路上，车辆驶过，留下重叠的残影，喧闹的城市广播在上空回响，如同钢针一般刺痛着耳膜。

两旁昏暗的灯光下，崭新的咖啡厅正张开着大门，兜售着资源部提供的速溶咖啡，里面的桌椅上坐满了人，这是民众们自以为优雅的消遣，他们歌颂着政府的功绩，谈论着新政令的颁布，抱怨着触及自身利益的条款，但也只是抱怨，在几小时后，这些人也许又会面带微笑，作为社会机器的一个渺小的零件，去参与到这座城市的运作中。他们的笑容是虚伪的，我无需细致观察，他们眼中的迷离已经告诉了我答案，这一幕，不是我要找的风景。

空气中涌动着浮华，各种人的喧闹让空气变得更加躁动，其间还混杂着汽油未完全燃烧后的焦灼的气息。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将心神从远处收回，目光落在了亚麻画布上。

画架上的画布被光线浸染为深蓝色，自然地填补上了星空的背景，倒是省去了仅剩不多的颜料，我轻轻拿起画笔，犹豫了，也不知真正的星空是什么样子，这片天空下，有的只是专政所带来的和平，只是平静下涌动的暗流，在这隔绝外界的“天穹”之下，只有无趣，“天穹”之外，究竟是什么？ 我带着疑惑，带着些许期待，用画笔在亚麻画布上划过，留下一道道纯白，同深蓝色背景交融，星空浮现于画布，繁星点缀在天穹。

这幅画我想带在身旁，无论我去往何方，因为它，象征着我对未来的期望。

我来到天台，望着漆黑中如白昼般的城市，流动的光线川流不息，是这座城市的血液，钢筋混凝土铸成的是这座城市的骨骼，我有些出神，向下望去，注视着芸芸众生，繁杂的人群，如机器的运转般，不断重复着既定的程序，以低效的盲目，支撑起了这座无趣的城市。

回想起刻在破旧的石碑上，被认为是异教徒的祈祷词：“枷锁将我的身形囚困，锁链将我的灵魂束缚，荆棘将我的思想禁锢，而我依然在渴望，恳求主的恩赐，将罪恶的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获得永恒的解脱与安宁。”纽约城，真的是充满罪恶呢。

这颓丧且无趣的人生，我根本提不起一丝兴趣，我想离开这里，去寻求一处自由空旷的世界，去寻找那真实的意义。

余辉

“早上好，纽约，这里是城市电台，为您带来今日的劲爆新闻……午夜时分，纽约市中心的环流公司发生倒塌，事故原因被判定为小范围地震引起。‘市长‘出面安抚民众，得到极大的赞誉……昨日由‘教授’发起的暴乱已经得到镇压，而教堂受到了来自暴乱参与者不可逆的损毁。

科技部的暴乱参与者部分被当场击毙，如赛里沃·斯洛文尼亚，约瑟夫·福杰等，其余人员均被控制，而作为事件领导者的‘教授’已被关押在纽约市监狱，将在一周后受到律法部联合法院的审判。科技部将由华盛顿大学接管，而‘市长’将肩负起‘主教’留下的责任。纽约市全体市民对‘市长’先生表示由衷的爱戴……”

屏幕仍然在喧哗，而坐在沙发上的男子，看着桌上的棋局，白棋的国王倒在棋盘上，黑棋的皇后正站在它原本的位置。“这局，总算是结束了，给你们的结局还都满意吗？”

阴影

“主教机体多器官衰竭，确认死亡。脑部摘除手术开始。”

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研究人员在教堂地底的架空实验室忙碌着，而中央的白色病床上，一名年迈的男子已经断绝了气息。他的瞳孔失去了焦距，似乎残留着一丝对命运的不甘。

在一处隐蔽的基地，墙上悬挂着一副《星空》，一名女子坐在桌前，正用画笔记录着自己的生活。突然间，门被推开了，一名小女孩出现在她的视野，“薇尔琳姐姐，赛里沃他们邀请你去参加晚宴呢。”

她放下画笔，抱起小女孩，“好吧，克里丝。我们一起去，怎么样？”

克里丝露出灿烂的笑容，亲了亲她的脸颊，“薇尔琳姐姐最好了。”

薇尔琳和克里丝离开了房间，而那一副纯白色《星空》，正映衬着夜色与月光，闪烁着天穹上的繁星。